



跋 畫

撰 格 憚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
重鈔皆收有此書版本同
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畫跋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畫贈王季子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雲。目作五色。欲墮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雪圖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於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礪道人煙。攝入渾茫。遊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飈發於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喻于雪矣。

題月季小幀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零穠。戲爲留照。

題石谷叔明小幀

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子所得。旣怪歎且妬甚。不對賞音。牙微不發。豈西廬南田之矜賞。尙不及潘子哉。米顛據絃而呼。洵是可人韻事。真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

題叔明畫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余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題牡丹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題畫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煙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真寂寞之境也。再著一點便俗。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于疎處求密。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予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有一絲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真化境也。

題雪圖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論畫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口。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題迂翁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默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之。覺滿紙驚秋。

董巨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論畫

秋夜煙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淡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

而不思。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銅鑿難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題香山翁樵北苑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迹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會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題畫

兩度爲童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獨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歎。

題周生扇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儻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爲退翁老人畫長卷

昔黃公望畫富春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愧於古人矣。

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舫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音。翕然並作。目勞於見色。耳疲于接聲。聽攬既異。煩襟□雪。真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尚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遊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

題友人西湖夜泛圖

湖中半是芙蓉。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宇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遊船燈火。笙管歌謳。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遊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題扇示學者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真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

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畫虞山劍門自題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未至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如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關一牖。如可通他境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遊時所見。大略如此。

題自畫寒林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五株煙樹

梅華庵主學董元。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覓然自拔。此本所樞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題石谷畫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然此亦安平君置座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又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渣點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仿雲西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藹然。索玩無盡。

題畫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石渲點。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真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古人用筆。極寒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繇繻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素間者。離矣。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

矣。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後。有馬文璧也。

房山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關同

關同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題畫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厝。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題竹

千頃琅玕。三間草閣。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題石谷畫冊中癡翁一幅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不可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處山石谷子耳。

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磡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虞美人沃丹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自跋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紙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題畫冊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遊。畫此以志昔者。

子久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如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論畫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

春煙圖

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戊申春。予渡錢塘。遊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天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年。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

題石谷畫

不落畦逕。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剗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絃。和以太羹。憩於閭風之上。泳于沉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已。

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冊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籍。不爲先匠所拘。而遊於法度之外矣。

又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樞本。如覩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眇焉。靡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雅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口澤神風。陶鑄性器。

題石谷雪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題畫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沈厚鬱密。惟作杉松篁篠。淺沙迴瀾。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仇實父

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綜兩家。遂足超仇舍趙。度越流輩。

趙大年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唐解元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暈。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

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范華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整精深。筆力逾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蕩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尚書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邨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巨然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焉。師長舍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自題仿江貫道本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自題雪圖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

又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撫關左本

白石翁家藏關全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負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

高尚書

高彥敬雲山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昔倪元鎮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爲元鎮所許。況時流哉。

趙松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曹雲西

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湍濺瀑而風梧煙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黃鶴山人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癡翁

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董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癡翁大諦。皆畫虎刻鵠之類。而癡翁墨精汨於麀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蒲溪柳色爲周太史畫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菱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煙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爲周太史畫桃源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要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擊鴻濛。破荒忽。游于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通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

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自題仿大癡卷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髴。沙磧圖則太簡。脫髴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祕。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髴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又

子久富春卷。全宗董元。間以高米。凡雲林。仲圭。叔明。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所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撫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真面目。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歎。

又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笄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爲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異之。屬石谷再摹。予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留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所之。不滯於思。不戾於法。適合自然。直

可與之並傳。追踪先匠，何止下真蹟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間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又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主人吳罔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夸詡。一峯富春真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毗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全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却後一載，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遊陽羨，因得見周氏撫本，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真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其醜鷄斥鴳，蠡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又

吳罔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蹟，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而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啓紅鑪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罔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

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真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題畫秋海棠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墨桃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其華青。

題半園唐先生畫松梅扇

鳳管曾吹嶰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

前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詩爲五言。極清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碧離披。有雪後凝寒意。

題雪 月季

冰鱗玉柯。危榦凝碧。眞歲寒之麗寶。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

趙大年柳鶉盧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香山曾擬之。

題畫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變。直欲垂涎十日。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子久

天地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煙雲供養。以至於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三日不操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也。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郭恕先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取勝也。畫以簡貴爲尚。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煙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僉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廚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

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邪，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
繇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摯峻在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人
□□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跡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關全

關全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王右丞

秦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
安在耶。

趙大年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輩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
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
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論畫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于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鑿畫者不生情。

郭熙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薄奇妙。至以真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此。多人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墮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泊之者。長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掉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題畫

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論米氏

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論畫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品當時作此想。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茂綠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真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方方壺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胡科頭箕踞態。因念□□鹿鹿終日踐踐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

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魑魍覓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祕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大年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盡平遠之宗工。

趙伯駒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尙如是。足稱大雅。

論畫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晒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雲西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陟趣無盡。

題畫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煙浦。危橋隱隱。真所謂能工遠勢者。

題王勤中畫卷

畫跋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遺意。常與白陽諸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籐牋。研丹粉。戲而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豔骨。真堪並美。挾兩卷以游於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左。
紫栗一尋。青天萬朵。二語作畫最勝。

游魚圖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喪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竢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題扇

翠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冰初澌。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自題

雲翁□臺先生於馬上望眞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煙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逕真能知四面之意方可與觀此圖

題畫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泠然神遠

吾友唐子匹士與余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藻影尤得精趣此圖成呼予游賞目口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亡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鋼之

藏山於山藏川於川藏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

淒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歲與童山同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西、雲林。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颯颯然。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花飛。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睇。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法行於荒落草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轡。煙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似先生。故以爲壽。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櫛蟲森萃。莢茸蕭瑟。檀欒蟬蛸。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鸞鷲食其實。鴈鴝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卽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並傳。猶攀麋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煙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虎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似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真意者非耶。

讀其詩。悠然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

雲西

雲西筆意靜淨。真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却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評文。吾以評畫。

題畫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迂老

元人幽澹之筆。予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尙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論畫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題夏山觀瀑仿黃鶴山人筆

全是化工神境。磅礴鬱積。無筆墨痕。常令古人歌笑出地。

論畫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放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鳴。激謫叱吸。叫譁笑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此圖觀其用筆。真所謂奏刀騁然中音。合乎桑林之舞。可神遇而不可目視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染穠麗俗。習時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相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方壺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操造化之權。使真宰欲出也。宇宙之間。常不可無此種奇境。

曉行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平沙野渡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松石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真堪娛老。

題畫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頽筆。略爲伴紙。遂多逸趣。

老樹荒溪。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老松危崖。淙淙瀑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題莊子純畫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殘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題石谷畫扇

石谷王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遜。逝能使王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真快事也。

巨然長江萬里圖跋

凡觀名蹟。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南宋首出。惟稱北苑。北苑冢嫡。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並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觀。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汝岷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跡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有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尙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日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于城郭樓臺。水邨漁舍。關梁估舡。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靈之趣。若此長絹。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迹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榷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

題自畫冊

惜園遊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尙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常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間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

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亡。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予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冊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煙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祕塗。庶幾洗刷頽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題畫贈無外師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昔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題孫子柳竹圖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跋董思翁樹石卷

婁東王奉常煙客。自髫時便遊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

逸蕩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又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真可傳緝。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探云。

題趙松雪松下老子圖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個個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幽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翫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題畫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郭河陽

澹庵宋元冊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皆妙本也。鑑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在竹下。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真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復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撫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題石谷畫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籬落。人煙樓閣。水邨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其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題北苑雲壑風聲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首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樾高尚書出雲圖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歲在吳門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疊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李成煙景文五峯臨小幀

此景樾李營邱寒林曉煙。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煙不同。畫煙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煙之態也。疎密掩映。煙之趣也。空洞沈冥。煙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煙之意也。覆水如纈。橫山如練。煙之狀也。得其理者。庶或解頤。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劉松年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

洪谷子峭壁飛泉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撫。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撫入冊中。眞所謂雲峯石跡。迴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郭恕先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市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癡翁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羹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撫。殆如一峯再來也。

方徐台卷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予兩人相賞。罄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劇。

迂翁逸趣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尙不免于縱橫。故知胸次習氣。

未盡。其于澹幽兩言。觀而千里。江上翁抗情絕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抽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畫習。可以睨癡翁。傲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仲圭小幀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又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連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得吾逸。

題石谷爲笄江上畫雲溪高逸仿六如法長卷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竹法外。軼宕之致盡矣。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溪。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真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

題石谷畫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嘆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題查二瞻畫册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兼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淡點置。邨屋溪橋。落想輒異。真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秋花大幀

滕昌谷嘗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石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曩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勝□華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苔草而不勝凝神耳。

畫牡丹繡球

瓊臺豔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號秦同葦。真人間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翦綵末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題石谷子樵王叔明秋山草堂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空煙圖

觀石谷寫空煙。眞能脫去町畛。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已。此口眞於中盤鬱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欲出者。

歲寒圖取臘梅天竹大葉松

歲寒圖三友。予獨愛此三種。每取繪圖。曾得句云。幽澹原眞性。孤標不受憐。溪山吾友在。相對送殘年。一總是煙霞伴。深知天地寒。青燈吾共汝。同向雪中看。二詩諷嘆後凋。正不必升庾嶺。躋嶰谷。望徂徠。然後稱其標致也。當元陰窮律。元冰坼地之時。獨表貞素之華。不爲雪霜所剝落。易曰。龍德在隱。庶幾近之。

畫竹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日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并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派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湘影。風在煙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墨雨如煙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沙。六如詩句。諧謔殊甚。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題畫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盡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南田生曰。得雲林一木一石。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何必上同支公買山而隱。

大年

觀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幹歌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鴉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予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題牡丹小幅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獶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辭客書素練。而飛鷺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風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于藐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桃源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夷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阜。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皐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煙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真。宇宙靈迹。真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硯席間。始知鑼子驥輩。真凡夫耳。

壬子秋予在荊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蹊。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煙將升。萬影既寂。衆韻俱作。

於此留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予詩成。屬吳子天石和焉。

題扇

予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翫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隱隱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南田先生題畫諸則。率皆隨腕綴筆。不求文飾而自成天籟者也。至參理入微處。恍聽避秦人道洞中事。無一凡語。當不令外間復問津矣。百年來諸圖放失略盡。欲求所謂謝氏之碎金。若麈毛鳳羽。杳不可迹。其可慨也夫。斯人也。洵能歿而弗替。乾隆甲辰九月廿有八日。南沙周文鼎錄而志之。